

特別感謝

金枝演社

長弓舞蹈劇場

飛人集社劇團

雲門劇場

# 心通

蔡滄棖

徐岳緯

李承漢

藝術家 李俊陽

特別演出

崔哲仁

楊世豪

湯潔心



員

# 為 木 心 道 女 通


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
主辦單位：圓劇團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

2021  
10/30  
10/31

臺灣戲曲中心  
大表演廳



# 狂想曲

## 演職人員

導演 | 林正宗

物件·光影表演指導 | 薛美華

燈光·光影設計 | 曾彥婷

舞臺設計 | 林育全

音樂設計 | 劉子齊

服裝設計 | 蔡浩天

馬戲動作指導 | 徐岳緯

高空動作指導 | 張逸軍

特別演出 | 李俊陽

表演者 | 楊世豪、徐岳緯、崔哲仁  
李承漢、湯潔心、蔡滄根



製作人 | 盧崇瑋

執行製作 | 虞淮

主視覺設計 | 蔡建男

看板主視覺暨宣傳影片設計 | 林育全

前台協力 | 陳宇文

舞臺監督 | 張以沁

舞台技術指導 | 劉柏言

舞台技術執行 | 何欣芸、曾擇弘、周冠志、劉妙瑜

葉兆恩、吳昱穎、林雅筑、呂中

道具管理 | 張君如

高空技術指導 | 吳宗憲

燈光技術指導 | 葉秀斌

燈光技術執行 | 邱之欣、蔣聖修、林佐、徐譜喬

音響技術指導 | 溫承翰

音響技術協力 | 丁浩祖

梳化執行 | 陳亦婷、李宏竣、郭馥靈

排練紀錄／劇照師 | 林育全

劇照師 | 陳伯義

演出動態紀錄 | 王東浩、許瑞傑、干承佑



感謝 | 金枝演社 長弓舞蹈劇場 飛人集社劇團

雲門劇場 POPRADIO 親子天下雜誌



狂想  
·  
洪通



## 圓劇團團長 林正宗專訪

採訪撰文 | 于念平

一座屋宇旁，土裡擠著幾張歡快的面孔，顏色「青黃不接」之下，又從面孔連結成一片田地，那角落卻又有一隻鼓，鼓面上竟沒來由地開了花，而這一切景象就這樣打破空間構圖，穿越層層疊疊的點線面，於畫紙上歡慶喧騰。

這是來自台灣、曾在一九七〇年代被英文雜誌稱為「The Mad Artist」的畫家洪通的畫作。

今年十月底，以當代馬戲藝術創作為核心的圓劇團，將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演出《狂想·洪通》，為觀眾帶來畫作中的魔幻寫實之文化生活。本次文章邀請到圓劇團團長林正宗，與我們分享這齣製作的創作歷程。

正宗與洪通的相遇是二〇一一年由無獨有偶劇團主創的「洪通計劃」，當時他在劇中擔任演員，對洪通的畫作產生很多共鳴。

「我是鄉下小孩，叫我畫畫很困難，畫出來很像小朋友。」正宗這麼坦言，而洪通的畫在他眼中則是很直覺、很親切的體驗，因為畫中所見雖然是他從小熟悉的生活環境，卻又像是另一個世界。「他把魚弄成鳥、鳥弄成人、人弄成花，讓鄉下生活的背景變成很奇幻。這樣的東西能夠通到人的心，把人的心跟畫作、環境做串連，也好像打通任督二脈一樣。」

# 狂想·洪通



正宗口中的「打通任督二脈」，也像是在描述將洪通的畫作轉化成演出的過程。從二〇一七年左右就開始發展，曾受邀在二〇一八年衛武營開幕季馬戲平臺演出，二〇一九年也巡迴到義大利國際驚奇馬戲藝術節，而今年《狂想·洪通》的新版本更是與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合作，又一起玩出了新的火花。



對於從二〇一七年就開始參與的物件劇場的創作者薛美華和（人稱河童的）曾彥婷，正宗說：「物件是有靈魂的東西，拿物件來玩玩就會驚奇地玩出很厲害的東西，找他們來一起創作，多了讓物件可以敘事的各種可能。」而今年很特別的是邀請到視覺藝術家李俊陽來做特別演出。



# 狂想·洪通



正宗與俊陽本就相識，但這倒是第一次一起合作。「他的東西跟洪通滿有連結的，很符合洪通的精神，生活中拿到的都拿來用，用腳不行就用手、用手不行用嘴吧，就像洪通也用雞母珠作畫。」

「不過我其實沒有要找他畫畫，這次一起玩的主要是『聲音』。」和音樂設計劉子齊的音樂創作共同激盪。正宗口中「什麼都會」的俊陽，除了大家比較熟知的視覺藝術以外，會雕刻，會做布袋戲偶，會唱歌，還會做樂器。而他使用的材料也是信手捻來，舉凡竹子、破銅爛鐵、舊洗臉盆和小朋友的玩具，重新組裝後，就成為獨一無二的弦樂和打擊樂器。而這些五花八門、從洪通的畫作衍生出的元素，經過持續發展後，最後產生的關鍵字就是「對話」與「玩樂」。



# 狂想·洪通



「我們從圖騰跟主題去找連結來創造對話，而不是直接使用畫作。」畫中的生活物品，像是漁網、竹編容器、陣頭與廟會文化中的民俗物件，和自然風土的東西，都是團隊的靈感來源。另外還有洪通畫作中時常出現的魚鳥。

「魚鳥可以是一種身體的東西，那種變化性可以融入在馬戲的表演當中。另一個元素是陣頭，把樂器、聲響加進來，那種車鼓陣的靈魂就出來了。」在編排的巧思上面，正宗安排俊陽騎一台很舊的三輪車，帶著他的樂器，穿梭在這一片身體的歡慶當中，跟馬戲演員互動，在設定好的表演橋段裡面做即興。

「其實創作不是自己說要怎樣就怎樣。」正宗十分正經地說，一部製作的樣貌，有因緣、時間、場地、資源等因素，時常需要在這些變動中權衡藝術性表達，但最後他卻莞爾：「我們這次的版本跟二〇一八年的已經完全不一樣，弄到現在，越弄越自在，演員也開始從自己的心出發，整體而言，越來越『洪通』了。」

這樣的感嘆是發生在《狂想·洪通》的製程期間，但套用在圓劇團這些年在馬戲藝術的耕耘，倒也頗貼切。





# 狂想·洪通



「其實我是半路出家。」正宗說起了自己怎麼「誤打誤撞」地進入表演藝術的不歸路。「我們是在鄉下長大嘛，當時以為，藝術大學不是要去做演藝人員的嗎？我以為去考藝術學校，將來是要像吳宗憲主持『食字路口』的！」直到十九歲，第一次看劇場演出，是屏風表演班的劇碼，被觸動的正宗才正式開啟了劇場想像。

正宗選擇往雜技與馬戲的方向學習，最初的契機是「樂趣」，而越深入鑽研，他發現自己越被捲進「民俗的漩渦」。「這幾年目標很清楚，就是『民俗』，這是真正的生活，是傳統與文化累積出來的生活當中的特技。」

圓劇團的創立，是為了去實現這種存在於日常、讓人容易懂，又能與生命經驗做連結的表演，也期望去改變觀眾與藝術的關係。以正宗的話來說，是：「我不應該是要到某個地方去得到一點表演藝術的洗禮，而是要再親近一點點，例如帳篷就是我很喜歡的形式。」

正宗也提到一個當代劇場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，即「公眾」的概念。「在大劇場看戲，是自己默默在跟作品對話，沒有一個『媒介』、也沒有酒可以喝，怎麼開始跟身邊的陌生人講話？」



# 狂想·洪通



曾經，正宗爲了宣揚他理想中的公眾藝術形式，做了許多規劃跟嘗試，但是繞了馬戲一圈，最後他繞回自己最有共鳴的、他口中的「民俗的漩渦」。「雖然有時候我們稱自己在做的事情叫做『當代馬戲』，但其實也不用特別強調『當代』。身爲創作者，有在關注社會脈動，作品中就會自然而然有『當代』。」

在這層意義下，「當代」二字的包袱被褪下，轉化爲一個邀請的手勢，邀請觀眾在藝術欣賞和公眾議題的討論之間，以自由串接的隱喻讓創作進入生活經驗裡。

